元明事類鈔

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元明事類鈔卷十七

監察御史姚之駰撰

人品門三

富豪

花嬉玉樂　元氏掖庭記雅克特穆爾脂紅粉白羅列左右隨其所取以為花嬉玉樂

散五十筐　元史姚燧文名天下高麗求詩文不與至

奉吉乃與之王酬幣帛金玉名畫五十篚燧即時分散屬吏止留金銀為翰林院公用器物其豪邁如此

金盤美人　楊維楨金盤美人詩註偽駙馬潘其娶美妓數十一蘓氏才色兼美醉後殺之以金盤薦其首於客絕類北齊主事

人皮褥　湧幢小品韓觀都督兩廣殺人甚多御史欲効之一日觀召御史飲以人皮為坐褥耳目口鼻顯然髮垂褥首披椅後簌上設一人首觀以箸取二目

食之御史戰慄迄不能劾

女伎夾道　談薈胡少保開府錢唐值迎春設宴選伎女二百侍飲每十人則以一佳者領之使捧酒炙樂器之屬不設几案亦無他執役者日已瞑張燈火數里鼓吹沸天女伎夾道跪送

七寶虎子　明靳史嚴東樓所用虎子以七寶嵌金為之又用金銀鑄婦人而空其中粉白彩衣以陰受溺

鹽筴祭酒　李攀龍集汪次公客東海諸郡部使者視

鹽筴必名公畫便宜有司乃籍為鹽筴祭酒

得金牛馬　稗編明沈萬三為江南第一家太祖定鼎金陵召廷見令歲獻白金千錠黃金百斤甲馬錢穀多取資其家後得罪發遼陽從戎又穴地得金牛馬亦累千云

望竿燈　談薈王文恪子延喆性豪奢寵姬數十人人設一院院設一竿夜懸紗燈其上夜與諸姬縱飲為樂最後出白玉卮是夜所屬意者則酌以賜諸姬擁

入院始散去餘紗燈燈皆熄惟此院獨存各院望見紗燈知尚私飲嘖嘖相羡

入雙陸　明雜記大同僉事其餽東樓以人雙陸飾女童三十人分紅白繡衣二色織紫絨罽為局每對直當食子則應移女子抱當食者出局

文錦被厠　明史稿鄢懋卿性奢侈至以文錦被厠床白金飾溺器

富媪　楊維貞鹽商行人生不顧萬戶侯但顧鹽利淮

西頭人生不顧萬金宅但顧鹽商千料舶吁嗟海王不愛寶夸吾筴之成霸道如何後世嚴立法祇與鹽商成富媪

貧儉

無名具　名臣録邵清為副史歸無室廬依外氏以居督學御史訪之笑語移時貧無名具可設乃太息而去

稱窮鬼　明陳鳳集劉都督壐分閫江西計廩而食巡

按薦之有僚友比之學官家人謂之窮鬼諸語後推總漕上識其名喜曰是前窮鬼耶亟可其奏

舉火日午　陳獻章集羅一峰家居客晨至留具飯其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旁舍干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一峰曠然不以為意

無一熸食　吳中往哲記邢蠢齋于書無所不覽僮僕皆無惟炊一黍分而食焉未嘗得一熸食

陳也罷　客座新聞陳愧齋性寬坦在翰林時會客至

呼茶夫入曰未煮公曰也罷又呼曰乾茶夫入曰未買公曰也罷客為捧腹時因號曰陳也罷王鏊集偶齋小事無可不可輒曰也罷人戲稱為也罷先生

車牕 薛瑄集薛德溫官御史五年始買小屋兩間于京師又苦其東壁暗甚力不能辦一牕乃取廢車轅中方穿櫺若牕者穴壁而安置之因作車牕記

爨馬通 崔銑集家君為京官二十年日令僮拾馬通夾薪以爨

買油　裒談耿裕為禮部尚書時嘗曰吾暮自部歸必經三原王公之門見一老蒼頭每持秤買油吾自入仕未嘗買油故每過輒面城而行蓋愧之也

樓礙冠　玉堂叢話章楓山徙居城中廢寺舊有小樓二間其卑至于礙冠楓山終日宴坐其中每作文構思必遶室中行紗幘數為所觸亦不知也後年八十六竟哭于斯別無營構

子孫榼　祝允明猥說江西俗儉果榼作數格惟中一

味或果或菜可食餘悉充以雕木謂之子孫果榼

布被十年　明劉崧傳略崧博學有志行微時兄弟三人共居一茅居有田五十畝及貴無所增益十年一布被鼠傷始易之仍緝以衣其子

踊蹐敗絮　虞集貧士詩老骨寒不寐夜長況聞風心悸危欲折踊蹐敗絮中

典衣購畫　趙孟頫詩貧尚典衣貪購畫

簡傲

謁部三揖　湛若水集莊定山被薦以特㫖召用故行謁吏部三揖不跪冢宰起延之以茶令四司送出部門

劄薪忙　明世說蘇郡隱士王賓素與姚少師善及少師靖難賓愧其所為不與接少師屏騎從以往賓不納因徉問為誰曰是昔日道衍也不應少師大呼曰不棄舊雅容老僧一見乎答曰吾方劄薪忙不暇也

送客對山　劉麟集太白山人隱居西湖一朝貴辟騶

從過訪太白送之出面對山不一顧朝貴詰曰山有何好太白曰山無好處但對青山勝對俗人耳

半醉罵侯　藝苑巵言李獻吉以上書論壽寧侯事下獄賴上恩得免一夕醉遇侯于市罵其生事害人以鞭稍擊墮其齒侯欲陳其事隱忍而止獻吉後有詩云半醉唾罵文成侯蓋指此也

刺書才子　王世貞集桑悅為博士弟子謁部使者書刺曰江南才子使者大駭延之較書預刊落以試悅

校至不屬即索筆請書足乃敬禮焉

任達

至寶是保　何氏語林趙子固嘗得姜白石所藏定武不損本禊帖乘舟夜泛而歸行至霅之昇山風起舟覆子固披濕衣立淺水中手持禊帖語人曰蘭亭在此不足問也因題于卷首云性命可輕至寶是保

儒衣僧帽　獻徵録顧瑛才情妙麗嘗閱釋氏書有悟遂祝髮稱金粟道人自題其像曰儒衣僧帽道人鞋

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説向時豪俠處五陵鞍馬洛陽
街

前者無觸　雲林遺事元鎮使童子入山擔七寳泉以
前桶煎茶後桶濯足或問之曰前者無觸後者或為
泄氣穢耳

騎牛誦書　元史補遺王元章一試不第即焚所為文
常著高簷帽披緑簑衣履長齒木屐或騎黄牛持漢
書朗誦人皆目為狂

埋骨湖心　西湖志餘張昱官杭省左司後棄官歸居西湖每放舟湖心把酒扣舷自歌其詩笑曰我死埋骨于此題曰詩人張員外墓足矣

詛三等　藝苑卮言豐坊狂誕傲僻嘗要邑子沈嘉則結忘年交甚驩或問之曰是嘗姍笑公詩即大怒設醮上章詛之所詛凡三等一等皆公卿大夫有仇隙者二等則布衣文士嘉則為首三等鼠蠅蚊蟲其狂易可笑類如此

縛帚不給　袁中道集李溫陵閉門下揵日以讀書為事性愛掃地數日縛帚不給

譁聲撼鄰　方孝孺集孫伯融持辨風生人莫當其口夏煜有詩名伯融與對飲務出奇相勝每得一爽句拍案大呼拔劍起舞譁聲撼鄰

扣扉起詠　叢說朱野航封門老儒教書王氏晚酌罷主人入內適月上野航得句云萬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喜劇發狂扣扉呼主人起咏此二句

主人亦大擊節取酒更酌明日更請吳中善詩者賞
之
吾師少住　藝苑卮言崔子鍾好劇飲當五鼓踏月長
安街席地坐飲李文正以元相朝天偶過遥望之曰
非子鍾耶崔便趨至輿旁拱曰吾師得少住乎李曰
佳便脫衣行觴火城漸繁始分手別
挾冊坐桶　嵩陽雜識何大復傲睨當世在京師每有
燕席常閉目坐一日命隸人擕圓桶至會所手一冊

坐桶上傲然不屑

揷花遊市　玉堂叢話楊用修在瀘州嘗醉輒胡粉傅面作雙丫髻揷花門生舁之諸伎捧觴遊行城市了不為怍

醉卧謝令　王世貞集濬令其陽慕盧柟從容語柟吾旦過若飲柟歸夜共張至旦會令有他事日昃不來柟愧且望之斗酒自勞醉則已卧報令至柟故徐出坐久之稱醉不能具賓主令恚去曰吾乃為傖子辱

遂以事繫梱獄中

秀才噱囂　獻徵録徐渭在胡宗憲幕府性通脫多與羣少年昵飲市肆幕中有急需召渭不得夜深開戟門以待之偵者得狀報曰徐秀才方大醉噱囂不可致也

眼同季真　明世說袁中郎遊鑑湖語陶石簣曰爾狂不如季真飲酒不如季真獨兩眼差同耳石簣問故袁曰季真識謫仙人爾識袁中郎

杖虆人　陶望齡集蔡羽怪誕有三間齋已處其中縛虆為二大儒令腰膝皆可屈折繫兩旁室朝課易夕課四書自為解而置傳註几旁每開卷便大詬曰某甲謬甚叱童子牽以來跪而杖之

更衣為丐　明閩秀卿集張靈好遊俠與唐寅遊武邱會數賈飲于可中亭且咏詩靈因更衣為丐者上賈與之食啖之靈請作狗尾續賈笑曰得無誑乎令賡之即揮毫不已返舟易維蘿陰下令迹絕賈使人察

之不見皆以為神仙

吟嘯還家　黄佐集秫坡黎貞戍遼東十八年其歸也適薄暮明月滿江呼舟中餘酒登所築釣魚臺吟嘯久之乃扣門還家

徹吾長夜　徹吾長夜于鱗既跋扈于前才勝相如伯玉亦籤揚于後

棲樹叫呼　四部稿王稚欽為庶吉士翰林故事兩學士典司教習體貌嚴重稚欽俟其退食棲院署樹杪

窺見其起居狀大聲叫呼兩學士無如之何佯弗知也

排調

倒好嬉　水東日記吾子行嘗作一印曰好嬉子魏國夫人作馬圖子行為題詩後倒用此印坐客莫曉文敏見之罵曰箇瞎子他道倒好嬉子耳

多耳少目　靳史聶大年被徵修史卒于京邸翰林中多惜不獲見者時童大章在座因曰不必識其人彼

但多一耳少一目而已衆為閧堂益大年姓聶而眇
一目也
楚兵六千　弇州史傳張永多役兵治私第優人阿丑
裝為楚歌者曰吾張子房也能一歌而散楚兵六千
問者曰吾聞楚兵八千人何以六千曰其二千在保
國府作役上為一笑永懼而出其兵
陳公一怒　玉堂叢話高穀夫人悍妬無出偶留陳公
循酌談及夫人聞之即出詬循掀案作怒以一棒撲

夫人仆地數其罪且云當奏聞置于法自是妬少衰
髙得御妾生一子人曰此陳公一怒之力也

李先生　山堂肆考西涯李公善謔居政府時庶吉士
進見公曰今日諸君試屬一對云庭前花始放衆哂
其易各思一語以應公曰總不如閣下李先生一笑
而散

無錢可貫　明陸楫雜抄劉文莊健邱文莊濬同在内
閣劉凡事獨秉大綱邱則博極羣書一日劉對客論

邱曰渠所學如一倉錢縱横充滿而不得貫以一繩

邱公聞之語人曰我固然矣劉公則有繩一條而無

錢可貫奈何士林傳為雅謔

行窩門生　明世說湛甘泉在南都講學其門生甚多

後為宗伯揚州儀徵大鹽商亦皆從學甘泉呼為行

窩中門生

生死市　明世說張江陵當國附勢者競趨其門江陵

敗衆急攻之以覬殊擢太倉相公曰生江陵市與死

江陵市等耳

劉棉花　明文棉漫抄閣老劉吉屢為臺諫所論而上眷不衰人因稱為劉棉花謂轉彈轉可用也

笑長卿　王世貞集王兆貞為文有聲而久蹭蹬客謂君家幸饒胡不北遊京師取他途顯乎君曰吾嘗笑長卿以如是才而甘心貲郎藉令不藉人主知以三賦稱天下後世即鄭錦江水庸能洗之

何用令泣　明通紀正德初大臣議攻劉瑾西涯李公

俛首不語葢與劉厚也後劉公健謝公遷被斥回日

李公祖道嚱吁劉曰使當日出一語何用今日泣為

中庸又見　内閣行實胡文穆性乏骨鯁一味承順病

篤時有人投詩云漢朝胡廣號中庸今日中庸又見

公可笑天生兩奸宄天教名姓正相同

給事餂疥　菽園雜記近時言官嘗受挫辱自是喋不

敢言有孫御醫者人問生疥何以愈之曰請六科給

事餂之問故曰不語唾可治疥也

非跨鶴人　靳史錢鶴灘告歸門生某守揚州遣使迎公久始一至諸大賈爭先迎謁將有所屬公曰老夫扶杖來看廣陵濤並問瓊花消息耳無作跨鶴人猜也

洗幾馬　明尹直瑣綴録景泰間劉主靜為洗馬兵部侍郎王偉戲曰先生一日洗幾馬劉應聲答曰大司馬洗得乾淨少司馬洗得不乾淨衆為噱然

厚禮　王鏊震澤紀聞閩人呼猪為洛翁世資為尚書

屬官稟工部送一洛來世資以為猪也曰厚禮聞者

大笑

名大　泳化編成化間一御史性頗狂以居言路署名

字大寸許或貽之口占云諸葛大名垂宇宙今人名

大欲如何雖于事體無妨碍只恐又房費墨多

懷一品　明詩話吳子充于元旦賦詩懷分宜其友笑

曰歷頭第一日懷朝中第一品詳見元日

倚靠蘇子　留青曰札近俗學尚三蘇合之得雋一士

素不喜眉山文笑曰人皆有蘇子倚筆我獨無蘇子可使喚耶于是論策中三引蘇子蘇氏之言主司批云此子固留心三蘇者但未純熟士見而大笑葢所引蘇子乃蘇秦蘇竟蘇氏則若蘭也

太史附熱　明史陸式齋遷職方李西涯時為學士戲曰先生其知幾乎曷為又入職方也式齋應聲曰太史非附熱者奈何只管翰林耶

仗兩鉞　王世貞集閹人汪直挾上寵開邊釁恃主越

以行而兵部尚書陳鉞亦中直心有優者阿丑嘗于
上曲宴為中貴武狀者挾兩斧踉蹌而前人問之曰
我汪太監也已左右顧其手曰吾惟仗此兩鉞耳

烹白陽　池北偶談畢白陽崇禎初為戶部尚書精心
計時新餉日增一言官以亢旱上疏有烹宏羊天乃
雨之語先生笑曰此非烹宏羊直是要烹白羊耳

紕漏

不驚越女　輟耕録張氏據平江部將呂珍守越叅軍

陳庶子饒介之在左右一日陳賦詩寄呂有聞說錦袍酣戰罷不驚越女採荷花之句饒爲題扇寄之詞翰雙絶呂倩人誦罷大怒曰我爲主人血戰守封疆豈愛一女子不忍驚乎見則必殺之

唐寅以降　王世懋集文徵仲生年與靈均同嘗爲圖書取離騷句曰惟庚寅吾以降一郡守問曰文先生前尚有善畫于先生者否或對曰有唐解元寅守躍然曰信吾見先生圖書惟唐寅吾以降

誤入户部　玉堂叢話陳太常音常考滿誤入户部見入税銀者驚曰賄賂公行至此已極

懲錯　天順日録陳智性褊急一日因岸幘取錯剔指失墜于地怒其錯起自拾之觸地數次若懲其錯者

竊鉄　筆塵在朝時有一臺諫上疏以草相示内有竊鉄二字葢以鉄為鉄也予難于面質第曰此莫是錯寫渠愕然不答及奏牘上進已寫作大鐵字不可復正

效跪　泳化編汪直勢燄逼人王越為尚書每見必跪

時吏部尚書尹旻欲詰直私問越跪否越曰安有六

卿跪人者越先入跪叩頭出旻伺之入見皆跪比出

越尤旻旻曰吾自見人跪來特效之耳

併桌宋元　明史稿焦芳居內閣惡江西人因劉本事

乃減江西解額五十名通籍者勿選京職又欲榜王

安石吳澄罪楊廷和曰以一盜而禍連一方已足矣

宋元人物亦欲併桌耶

公乃重瑞　萬歷注略張居正喪父湖廣巡撫至其家喪服而哭并祈見居正母母指旁私役小閹謂瑞曰幸一垂盼之瑞即起揖閹曰瑞安能重公如公乃能重陳瑞耳

誰為作傳　明紀事本末衡府紀善周是修與楊士奇輩約同死義惟是修不負其言後楊士奇為作傳語其子轅曰當時吾亦同死誰為爾父作傳聞者笑之

槃天順日録作觧縉語

書几　繼世餘聞李西涯子兆先幼穎敏然游俠無度公一日過其館中書几云今日柳陌明日花街焚膏繼晷秀才秀才兆先見之亦過公齋書几云今日黑雨明日黄風燮理陰陽相公相公聞者以為笑談

蘇文劣等　明蘄史姜寶提學四川道楚汪伯玉為臬副會飲黄鶴樓舉杯大言曰蜀人如蘇軾者一字不通此等秀才當以劣等處之衆皆愕眙數日復會汪大言如初姜笑應曰訪問蜀中胥吏秀才中並無此

人想臨考畏避耳座為閑堂

晚年泥愛　天順日録楊士奇晚年泥愛其子或以其暴横來告反疑之必與子書云某説爾過即改之子得書反毀其人後主者連奏其不善狀朝廷不忍加辠士奇卒始論死

全似吾家　靳史陳師名嘗自院中歸語從者以訪某官從者不聞引轡歸舍師名謂至某官家矣升堂周覽曰境界全似吾家何也又覩壁間畫曰是我家物緣

何在此夫人出視之公訝曰何為亦在此

聞何況　明史稿内閣鄭以偉讀書過目不忘文章淵奥而票擬非所長章疏中有何況二字誤以為人名也擬旨提問帝駁改始知

學飛墮地　朱大復好仙罷官後修真煉形常累几案數十重梯而登其上反手跋足如鳥之學飛以求翀舉墮地傷重僅而不死人爭揶揄之

褁身若繭　談薈明梁次攄常令積綿于樓之庭與檻

齊已從高墜其中綿累身若繭然人爭解之以為樂

擬孔子　明通紀監生陸萬齡請建魏忠賢祠于國學之旁謂孔子作春秋而忠賢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而忠賢誅東林詔許之

比妖賊　明紀事本末天啟時給事朱童蒙疏糾鄒元標馮從吾醵金講學比之妖賊

擬選人名　明史稿司禮王體乾附魏忠賢凡遇選人有似忠賢所惡者即極力排斥故錢受益黃尊素輩

并禁錮聞者强之

文選有詩　明張鳳翼談輅予纂文選註既成一貴遊閲之云張公誤矣既云文選安得復選有詩客以語予予笑曰此事當問蕭君不干張君事

改壯月　日知録山東人刻金石録于李易安後序紹興二年元黓歲壯月朔不知壯月之出于爾雅而改為牡丹凡萬歷以來所刻之書多牡丹之類

稱明年　馮梦貞漫録臨安令有趙臭涕者最罷軟民

錢德明持狀稱德明年若干歲趙怒命行笞曰汝欺我不稱今年而稱明年何也

風懷

鴛鴦會　元史雅克㧞爾姬妾數百一日宴趙世延家男女列坐名鴛鴦會見座隅一婦色甚麗問為誰欲與俱歸左右曰此太師家人也

竟夕不交　雲林外紀元鎮常眷趙賣兒疑其不潔俾之浴既寢且捫且嗅復俾浴不已竟夕不交而罷

侑觴乞詩　元顧瑛傳阿瑛築玉山草堂園池聲伎之盛甲于天下四方名士常主其家有二伎曰小瓊花南枝秀者每遇宴會輒會侑觴乞詩風流文雅着稱東南

綾襪醉墨　藝苑卮言楊用脩謫滇有東山之癖夸酋欲得其書不可乃以精白綾作襪遺諸伎服之使酒間乞書楊欣然命筆醉墨淋漓裾袖酋購歸裝潢成卷

母傷十娘　余懷板橋雜記萊陽姜如須遊李十娘家匿不出戶方密之孫克咸並能屏風上行漏三下兩君一躍登屋排闥閧張勢如盜賊如須下床跪稱大王乞命母傷十娘兩君擲刀大笑曰三郎郎當復呼酒盡醉而散

牽妾載輿　明史稿張綵尤漁色其鄉人劉介守撫州妾美綵擢為太常少卿盛服往賀曰何以報我介謝曰一身外皆公物綵曰命之矣即使人直入內牽其

妾輿載而去

玉雲生　湯顯祖集予昔時一曲纔罷即為玉雲生夜舞朝歌而去生故修窈其聲若絲遼徹青雲莫不言好

惜是婦人　明世説楚中有篤于男色者見一美姬姿態絶倫乃嘆曰可惜是婦人耳

眉約目成　明宋玨集湯宣城詩有長橋細月眉相約之句惜全篇不稱春日坐浪樓為對以遠浦微波目

共戍戲為足之

狹斜行　明吳鼎芳挽王百穀詩生平只合狹斜行紛紛安用裁桃李

閨媛

拾炭題壁　元史徐彩鸞逃亂捨身救父為賊所拘至桂林橋拾炭題詩壁間有惟有桂林橋下水千年照見妾心清遂投水死

立前妻子　元史類編耶律瑠格妻姪里氏見帝請以

長子薛闍襲父爵帝欲立其弟氏拜且泣曰錫沙者前妻所出嫡子善格婢子所出若立之自私已而蔑天倫竊以為不可帝嘆其賢許之

綠窻遺稿

元詩話傅若金妻孫氏蕙蘭因其弟受唐詩得其音格輒能為近體五七言早卒若金為序其詩曰綠窻遺稿

真真曲

貝瓊詩序姚文公燧在玉堂一日宴集有妓真真者操南音公問之泣對曰妾西山之裔也父坐

盜縣官錢賣妾以償遂落倡家公憫之白丞相為落
籍且謂翰林王棣曰汝無妻以此配汝吾即其父也
為作真真曲以紀事
易服從征　焦氏筆乘國朝蜀韓氏女遭明玉珍之亂
服男子服從征雲南七年無人知者後遇其叔始攜
以歸
龍香一篆　王逢感宋遺事詩龍香一篆魂同返猶藉
君王舊賜恩自注宋三宮赴上都內人安康朱夫人

安定陳夫人及二侍兒閉門焚香于地自經死衣中自書有不免辱國幸免辱身焚香設誓代書諸紳之語

銀簪詞　明詩話德清女子沈回奴元末兵亂為賊所獲紿賊以擇日具禮至期拔頭上簪刺喉死明陳震

銀簪詞銀簪不刺股銀簪不錐目咽喉三寸氣出入此氣一斷難再續

薄皇后　明雜記徐妙錦仁孝皇后妹靖難後矢志不

嫁后莞成祖聘之不從宣德中張太后召入宮自稱
徐達第三女宮人竊語此薄皇后不為者
二女賦詩　王鏊紀聞鐵鉉不屈死其家屬發教坊為
娼有二女誓不受辱仁宗即位赦出之皆嫁朝士二
女能詩有教坊脂粉洗鉛華一片閒心對落花及覽
鏡自憐傾國貌向人羞學倚門粧之句
著酒食議　解縉集縉母高夫人好讀書其治食饋酒
醯醢果蔬俱有法著酒食議若干卷

乞序旌母　語林韓參議妻屈氏有詩才及卒女異悲母集散失以書貽康對山乞序書云願藉皮為楮削骨代穎以傳母集對山感其誠為作序表之

夫人城　明通紀沁水之竇莊堡甚堅賊入衆議棄去張忠烈銓妻霍氏曰死于家不猶愈死于野乎躬率僮僕為守禦賊攻不克宗族獨全兵備表其堡曰夫人城

三娘子　明紀事本末諳達妻三娘子慕華欵塞總督

吳兒兒女畜之或致手書索金珠兒隨市與以敦好
部落有梗化者三娘子時時報聞後封忠順夫人于
慎行題忠順夫人畫像不道長安春色少甘泉宮裡
畫閼氏
女秀才　明詩話明初識字婦女得舉女秀才入尚功
局
忠允姑　明紀事本末大理卿胡閏死于靖難女郡奴
方四歲一功臣家爨下婢收之稍長識大義髮至寸

即截去曰以炭污面後遇赦郡奴行乞歸鄱陽鄉人
爭饋之女所受免死而已後沒私謚曰忠允貞姑

論夫學　明史稿冀元亨以宸濠事為張忠輩所誣下
獄所司繫其妻李李無怖色曰吾夫尊師樂善豈他
慮哉獄中與二女治麻枲不輟事且白按察諸僚婦
聞其賢召之問其夫學曰吾夫之學不出閨門衽席
閒聞者悚然

手製征袍　明莊烈帝賜女土司秦良玉詩蜀錦征袍

手製成桃花馬上請長纓世間不少奇男子誰肯沙場萬里行明通紀良玉兄弟三人皆死王事諸部以其忠勇遂襲宣撫使屢有戰功張獻忠入蜀鑄金印賚之不為動賊黨無敢入境者

驛壁題詩

新嘉驛壁間有題云余生長會稽幼攻書史嗟林下之風致事腹負之將軍加之河東獅子曰吼數聲逢彼之怒辱等奴婢忍死須臾伺同類睡熟竊以淚和墨題三詩于壁庶知音讀而悲之

躍御河　明通紀闖賊入清宮宮人魏氏大呼曰賊入
大內我輩必為所汚有志者蚤為之計遂躍入御河
頃間從死者一二百人

搗衣杵　楊慎集山東女子趙小錢年十五為賊所掠
罵賊不從以搗衣杵擊賊遇害事聞詔旌其門

經濟宏文　浙江通志仁和顧若璞適黃汝亨之子蚤
寡每為遺孤說經史大義平生好講求河漕邊備諸
大計所著卧月軒集多經濟宏文又嘗論建文景泰

問事欲建白更定囑二子曰而他日得備官必勉為
之

萱草帖　楊維禎答士女曹妙清詩寫得雪濤萱草帖西湖紙價可能高明詩話妙清錢塘人善鼓琴工詩行書點畫皆有法三十不嫁事母孝謹故云

作上梁文　明詩話朝鮮許蘭雪其兄篈筠皆狀元八歲作廣寒殿玉樓上梁文才名出二兄之右不見答于其夫夫徇國難許遂為女道士有集盛傳中夏

摹本草　啟崇野秉趙靈均婦文字端容性明慧所見花草蟲蜨皆能摹寫性情圖得千種名曰寒山草木昆蟲狀又嘗摹内府本草購者填塞

撰狀乞銘　啟崇野秉趙靈均與婦卒無子一女曰昭嫁平湖馬氏撰其父母事狀乞銘當世

河東君　明程嘉燧贈河東君詩盃近仙源花瀲瀲雲來神峽雨濛濛案河東君姓柳字如是工筆札其所居名我聞室

美人

香肌席　元氏掖庭記雅克特穆爾洞房設樓床廣褥撣美姬温軟少骨者枕藉而寢謂之香肌席

三聖奴　明周憲王元宮詞隊裏惟誇三聖奴清歌妙舞世間無御前供奉蒙深寵賜得西洋塔納珠

花月對　楊維貞集春日偕顧仲瑛諸人燕于吳城佐酒六妹皆蘇臺之選有瓊花與珠月者選中之絶也瓊花捧硯請予題仲瑛曰花月一對雖絶而不無相

妬題品稍偏當令偏者舉一巨觥予矢口月滿十分珠有暈花開第一玉無瑕兩姬大喜明日乃足成之

羣珠碎　元陳基集吳帥潘元紹七妾皆青年絶色善篡組歌詞因潘出軍恐致疑皆自經爲作羣珠碎詩楊慎集七姬之死葢潘逼焉平居則擾雜子女而漁聚之一旦有變恐樂他人之少年而雉經之潘之惡甚矣

香唾盂　明雜記嚴東樓唾吐皆美人以口承之方癸

聲娉口已巧就謂之香吐盂

雲英　明周憲王詩雲英何處訪遺跡空對陽臺十二峯注王宮人雲英生五歲誦孝經七歲盡通釋典色藝絕倫其居曰端清閣後卧病求為尼以了生死作偈示衆而逝

圓圓　吳偉業圓圓曲鼎湖當日棄人間破敵收京下玉關慟哭六軍俱縞素衝冠一怒為紅顏家本姑蘇浣花里圓圓小字嬌羅綺

奉聖夫人　明紀事本末客氏爲太孫乳媪先與魏朝私忠賢亦通焉熹宗即位一夕忠賢與朝爭擁客氏詈聲達御前上知客厭朝猥薄乃逐朝而忠賢得專
客氏後封奉聖夫人

回鶻隊　王世貞正德宫詞紅粉别依回鶻隊君王新
自虎城來

延年藥　王世貞西城宫詞兩角鵶青雙箸紅靈犀一
點未曾通自緣身作延年藥憔悴春風雨露中

戎粧美人　黄汝亨戎粧美人詩芙蓉寶劍石榴裙一片香鬟挽陣雲自是傾城能破敵漫疑娘子學從軍

妓女

折花歌曲　樂全堂廣客譚野雲康公于萬柳堂張筵邀疎齋松雪兩學士歌姬劉名解語花者左手執荷花持獻右手舉杯歌驟雨打新荷之曲松雪喜而賦詩

揭簾半面　張昱輦下曲教坊女樂順時秀豈獨歌傳

天下名意態由來看不足揭簾半面已傾城

雜劇獨步　輟耕録歌兒珠簾秀姓朱氏姿容珠麗雜劇當今獨步胡紫山宣慰極賞之

正反雙下　明潘之恒曲中志徐飛卿一字翩周公瑕曰翩字法遒媚又能正反手雙下不失絲毫稱為絶技

贈簪　明武宗外紀上南巡與伎劉氏有約劉贈一簪且以為信過盧溝馳馬失之大索不得至臨清使召

劉劉以無信辭上乃乘單舸疾歸張家灣與劉俱載而南

春陰詩　異林金陵妓徐氏有文藻作春陰詩末云楊花厚處春陰薄清冷不勝單裌衣

像傳蠻峒　薛素素為李征蠻所嬖其畫像傳入蠻峒酋陽彭宣慰深慕之吳人馮生自詭能致素素費金錢無算竟不讎

紅粧季布　王稺登序馬湘蘭詩有美一人風流絶代

問姓則千金燕市之駿託名則九畹湘江之英輕錢刀若土壤翠袖朱家重然諾如山邱紅粧季布

盒子會　明詩話南都舊院特盛成宏間院中色藝優者結二三十姓為手帕姊妹每月節以春檠巧具殽核相鬬名為盒子會沈啓南曾為作圖繫以長句

寶奴老去　梅鼎祚頓媼坐追談正德南巡事詩寶奴老去優仁遠坊曲令誰記姓名自注頓之先有頓仁彈琵琶及角妓王寶奴俱見幸

寇白門　叢殘紅粉念君恩女俠誰知寇白門板橋雜記詩寇家姊妹總芳菲十八年來花信迷則寇家多佳麗白門其一也

士女表　明曹大章秦淮士女表表有學士太史狀元等目學士者王賽玉品云瀛樓國色原名玉瑤島天仙舊是王狀元者蔣玉蘭品云麗質人如玉幽香花是蘭

詠骰子　天禄識餘正德間有妓女失其名于客所分

咏骰子詩曰一片寒微骨翻成面面心自從遭點污抛擲到如今

散花詞　王穉登詩閩中有女最能詩寄我一部散花詞

禁用歌妓　崔銑後渠雜識宣德初臣僚燕樂歌妓滿前紀綱為之不振顧公為都御史始禁用歌妓焉

善彈　胡應麟剩言京師薛素素姿度艷雅工書畫又善馳馬挾彈能以兩彈先後發必使後彈擊前彈碎

于空中又置一彈于地能反引弓以擊地下之彈百不失一

訕妓　明詩話鄭若庸妙擅樂府嘗填玉玦詞以訕院妓一時白門楊柳少繫馬者羣妓患之乃醵金數百行薛生近兗作繡襦記以雪之秦淮花月頓復舊觀

畫蘭　明王醇題馬湘蘭畫蘭詩冰綃宛是湘江曲寒映秋芳數枝玉

用官妓　明揭軌宴南市樓詩江頭魚藻新開宴苑外

鶯花又賜酺趙女酒翻歌扇濕燕姬香襲舞裙紆明

姜明叔詩話覿揭孟同詩知國初宴集皆用官妓與

唐宋同

乾隆御覽之寶

元明事類鈔卷十七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錄監生臣薛炳文